

劉向苑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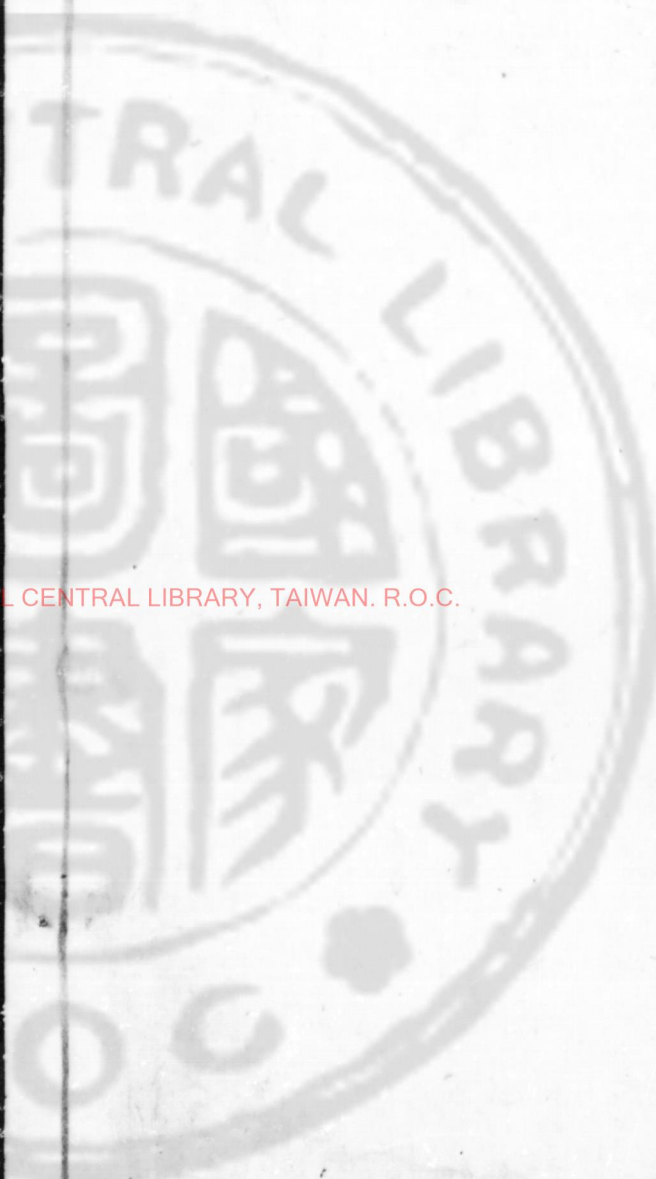
1097



# 劉向說苑序

南豐曾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五篇正其脫誤疑者闕之而叙其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





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民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

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目錄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第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第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第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第十八	辨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  
 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  
 章句相溷或上下課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  
 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  
 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  
 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  
 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劉向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



劉向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



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係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搏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諱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

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尔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



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治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旣見止亦旣覲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

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民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



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

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令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



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

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倭爲工師伯夷爲秩宗臯陶爲大理益掌馭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馬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



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  
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  
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  
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  
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  
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  
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  
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

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  
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  
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  
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  
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  
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  
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  
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  
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



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  
是以群臣比周而救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  
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  
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  
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  
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  
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  
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  
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

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  
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  
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弃寡人而  
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  
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  
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  
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  
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  
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



踵門而來見寡人者審威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

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審威侍軍吏急戒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



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  
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  
與夫人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  
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  
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  
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  
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  
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  
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  
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  
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  
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  
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  
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  
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  
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  
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



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  
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  
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  
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  
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  
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  
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  
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

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  
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  
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  
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  
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  
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  
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  
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



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  
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  
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  
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  
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  
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  
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  
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  
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

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  
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  
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  
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  
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  
也其榛藁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  
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  
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  
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

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



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  
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  
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  
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  
退弔死問疾勸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  
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  
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  
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  
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  
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  
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  
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  
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  
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  
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筮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



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

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上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



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畠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畠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畠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僂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



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執師  
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  
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  
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  
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  
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萋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  
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  
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  
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  
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  
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  
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  
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  
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  
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  
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  
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  
其身蒼君其猶有謫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



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譎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譎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能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

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弃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旣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



周公爲子以泰顛闕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 劉向說苑卷第一

## 劉向說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 劉向說苑卷第一

## 劉向說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



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  
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  
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  
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  
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  
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齋飲食  
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然  
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

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  
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  
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  
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  
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  
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  
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  
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  
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  
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



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  
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爲  
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  
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  
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  
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  
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  
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  
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  
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  
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  
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  
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  
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  
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  
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  
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  
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閔梁實於府  
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



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允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

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



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  
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  
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  
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  
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  
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  
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  
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  
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  
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

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  
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  
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  
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  
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  
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菜干鍾什九居外一居中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  
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慙曰  
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  
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慙不敢



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軋曰令尹將焉歸成公軋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軋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鳴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簞席如此者其馬八十乘子方望之以

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閑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



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  
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  
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  
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  
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  
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  
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  
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  
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

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  
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  
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  
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  
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  
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  
威忌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  
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  
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益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穀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趨見百里奚  
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  
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  
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  
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  
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  
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  
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  
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

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  
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  
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  
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  
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  
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  
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  
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  
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